

訪劉真

談省立師院、省立師大時期的辦學理念與政策

林慧貞

受訪人：劉真先生

訪問人：林慧貞

時間：民國八十八年八月十日、民國八十八年九月八日

地點：教育部人文及社會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

（臺北市南海路 43 號）

劉真，字白如，安徽省鳳臺縣人，民國二年十一月十四日生。安徽大學哲學教育系畢業，曾在日本東京高等師範研究科及美國賓州大學研究所進修。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爆發，立即回國投身抗戰行列，並擔任陳誠侍從祕書。二十八年九月任中央訓練團教育委員會政治教官，接著出任湖北省教育廳第三科科長、訓練團訓導處處長、湖北教育學院教授兼訓導長。三十四年任軍政處參議，三十五年任中央訓練團主任祕書，三十六年出任國防部民事局第一處處長、中央青年部第一處處長，三十七年二月，就任中華民國第一屆立法委員。

民國三十八年來臺接任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院長，四十四年六月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改制為臺灣省立師範大學，改任校長。四十六年八月十六日，繼劉先雲出任臺灣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五十一年省政府改組，辭職獲准。

民國五十二年，劉真應聘為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並兼任所長；五十六年四月，國家安全會議成立，奉派兼國家建設計劃委員會委員兼文化組主任。五十七年七月奉派往歐美考察教育一年，五十九年八月被推為教育部教育經費小組召集人，六十四年七月應邀參加美國教育學會舉行的年會。七十二年四月擔任「學制改革研究小組」召集人，七十六年五月五日，臺灣師大校友會正式成立「劉真先生學術基金會」，七十九年出任教育部人文及社會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八十年擔任國立編譯館《教育大辭書》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同年七月奉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八十一年被推選為「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董事長，八十四年出任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副會長，八十六年五月被聘為總統府資政。

由以上敘述，可知劉真具有黨、政、軍、教之背景，與政治、軍事、教育、文化均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在臺灣近代教育的發展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此篇訪談紀錄的重點主要放在民國三十八年到民國四十六年之間，劉真接掌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以及擔任首任臺灣省立師範大學校長時期的辦學理念及各項政策的實行。

筆者在訪問劉校長前，已涉獵相關的史料，加上筆者本身畢業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¹ 因此對劉真校長已有了初步的認識。很慶幸劉真校長在繁忙之中願意撥冗接受筆者的訪問，讓筆者對劉真擔任校長時期的教育理念和各項教育政策的施行有了更深刻的了解，筆者希望以此篇訪問紀錄就教於各位讀者。

一、接任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院長

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六日，劉真在南京立法院開會，² 開完會後他回到所住的中央飯店，突然接到當時臺灣省主席陳誠打來的電報，³ 要他立刻到臺灣。於是劉真馬上離開南京，趕往上海搭四月七日的中興輪來臺。四月八日劉真在基隆港上岸，進入臺北市區後，他發現街道上到處有軍警戒備。當天晚上劉真到陳主席延平南路的官邸，當時傅斯年、黃朝琴已在座，⁴ 他們正在討論如何處理四月六日臺灣大學和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所發生的學潮。⁵

¹ 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成立於民國三十五年，民國四十四年改制為臺灣省立師範大學，民國五十六年又改制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劉真於民國三十八年來臺接任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院長一職。民國四十四年擔任首任臺灣省立師範大學校長，直至民國四十六年調任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廳長，才離開臺灣省立師範大學。本文中所指的師範學院或簡稱師院，即是當時的臺灣省立師範學院，現在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² 民國三十七年，劉真先生就任中華民國第一任的立法委員。參見立法院編，《中華民國立法院大事記(一)民國三十七年~四十一年》(臺北:立法院，民國四十一年)，頁 81。

³ 陳誠與劉真的結識是在抗戰期間，對日抗戰時陳誠一人身兼數職，除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書記長，還兼任中央訓練團教育長、中央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湖北省政府主席、第六戰區司令長官、武漢衛戍總司令等職務，當時劉真擔任陳誠的侍從祕書。參見胡國台訪問、郭璋璋紀錄，《劉真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初版)，頁 33。

⁴ 傅斯年當時是臺灣大學的校長，而黃朝琴是當時臺灣省參議會的議長。

⁵ 一九四八年春季，師院學生發起提高公費待遇的「反飢餓」抗爭。其實臺灣光復初期，人民生活普遍困苦，糧食不足的問題不是只有學生才有，但學子們為爭取合理的生活條件，仍發動大大小小的請願活動。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七日，台大寒假期間，為了省外停止匯兌和領不到戶口米，學生向學校當局請求解決度過難關，他們要求配給米、貸金。……而四六事件的導火線，可推於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日上午九時許，有台大何姓學生與師院李姓學生共乘一輛腳踏車，中山路派出所謝姓警員認為違規，遂前往取締，當時學生與警員間有肢體衝突。至十時許，警員遂將兩名學生轉送第四分局辦理。後來，學生曾向第四分局進行三波的抗議。據當時三月二十四日中央日報報導，學生所提的條件均經警察局局長應允。但據藍博洲對當年師院學生所進行的口述歷史訪談，該位當事人接受採訪時指出警方在該事件上的表現缺乏誠意，令人不滿，當時兩校學生針對此事件決議罷課抗議，並走上街頭示威遊行。三月二十九日，台北市大、中學生聯合會宣布正式成立「學生聯盟」，學生聯盟決定以「結束內戰，和平救國」、「爭取生存權」、「反飢餓、反迫害」等訴求為口號。……一九四九年四月初，臺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自南京抵台，下令清查學生主謀份子，準備抓人。四月五日，警備總司令部電令台大、師院兩校，拘捕不法學生台大 21 名，師院 7 名，這是警備總司令部所欲逮捕的黑名單。……，四月六日凌晨，憲警部隊包圍師院男生宿舍，該項逮捕行動係由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緝及保安處處長林秀樂親自

當時國家局勢不安定，國、共兩黨戰事持續在進行。中國共產黨認為大學生單純而有理想、熱情，所以他們滲入各個學校，煽動學生發動學運，中國大陸的西南聯合大學就曾發生過學潮，陳主席認為此次臺大及師院學生所發生的學潮也是共產職業學生潛入臺灣來策動的。當時臺大與師院的學生在街頭遊行、示威，且與憲警發生衝突，情況非常嚴重，所以陳主席下令即刻處理學潮事件，絕對不讓共產黨在臺灣興風作浪。

當時臺灣省立師範學院的院長是謝東閔，他是教育廳的副廳長，兼任師範學院院長。師院發生學潮後，謝東閔堅辭院長職務，因此陳誠電召劉真來接任師院院長。劉真到師院就任不久，女作家謝冰瑩就對他說：「臺灣省立師範學校根本不像一個正式的學校，這個學校被別人戲稱為『代代相傳』。」她又進一步解釋，民國三十五年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成立，第一任院長是李季谷。⁶ 李季谷院長到任不久後，就被調到浙江省去當教育廳長。李季谷離開之後，由教育廳副廳長謝東閔兼任院長，謝東閔很忙，不能常來師院，他不在學校時，就由教務主任林本代理校長職務，若教務主任不在，就由註冊組長代理職務。當時師院的考試又傳出外面的學生來代考，所以當時師範學院被人戲稱為「代代相傳」，以諷刺當時的狀況。

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六日，臺大與師院的學生舉行示威、遊行，他們的口號是：「反饑餓，反迫害。」後來學生與軍警發生衝突，軍警分別到台大及師範學院學生宿舍想找出肇事者，並開出要逮捕的學生名單。軍警到師院男生宿舍時，謝東閔也在學生宿舍現場，他要求師院學生把名單上的學生交出來，但是那些學生並不理會。不管謝東閔怎麼勸，學生仍然不願意配合，當時謝東閔也不知該如何處理那種情形。後來軍警強行進入宿舍，學生拿臉盆打憲兵、警察，打得憲警頭破血流，因此很多學生就被警備總司令部逮捕了。

省立師範學院的學潮發生後，有很多學生跑掉了，所以陳主席當時要劉真來臺，就是希望劉真能迅速處理學潮，並重新整理師範學院學生的學籍。不久後，師範學院成立整頓學風委員會，劉真任主任委員。⁷ 劉真四月八日才到臺北，四月十日上午就和兼任

督陣指導。憲警要求學生交出名單上的人，但學生堅拒不肯，後來憲警攻入學生宿舍，學生被統統押走。軍警單位是以多路人馬同步進行拘捕師院及台大的學生。師院學生當夜被捕的人數有 200 多人，而台大學生被捕經過沒有發生類似師院宿舍的衝突抵抗事件，那天大約有 20 餘人被捕。參見臺灣大學四六事件資料蒐集小組，《台大四六事件考察》（臺北：臺灣大學，民國八十六年六月七日），頁 31-33。

⁶ 民國三十五年五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聘請時任國大代表的李季谷擔任師範學院院長一職，六月五日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正式成立。民國三十七年六月，李季谷調升浙江省教育廳長，臺灣省政府簡派時任教育廳副廳長的謝東閔兼任院長職務。參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史增修訂編纂委員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史》（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民國八十二年六月增修訂版），頁 1、5。

⁷ 省府訓令參捌印虞府續字第 20285 號令：「省立師範學院，該院應即組織整頓學風委員會，協助該學院整頓學風，除分別函聘委員外，並檢討該委員會名單，希遵照為要」。參見師大「四六事件」研究小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四六事件」研究報告》（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民國八十六年六月十八日），頁 4。

臺灣省政府命令本校暫停上課，隨後組成「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整頓學風委員會」，聘請黃朝琴、林章恩、蒲薛鳳、蘇維梁、謝東閔、游彌堅、劉真、劉明、陳蔡煉昌、謝似顏、孫德中等十人為

臺灣省立師院院長的謝東閔一起到師院辦理交接。要辦理交接的那天，警備總司令部的彭孟緝曾打電話給劉真，告訴劉真師院學生的學潮嚴重情形，並且問劉真需不需要派一些憲兵去保護他，劉真認為不需要。劉真那天到師範學院巡視後，發現師範學院真的很簡陋，校門口只掛了兩個木牌，一個寫著「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一個寫著「臺灣省立臺北高級中學」。⁸ 臺灣省立臺北高級中學的前身是臺北高等學校，它是日據時代臺北帝國大學的預備學校，臺北高等學校畢業的學生就升入臺北帝國大學。抗日勝利後，臺北帝國大學改名為臺灣大學，臺北高等學校就改名為臺灣省立臺北高級中學。當時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和臺灣省立臺北高級中學兩個學校在同一個地方，省立師範學院院長同時兼任臺北高級中學校長。民國三十九年，因為臺北高級中學的學生不多，只有三十餘人，所以就停辦了。⁹

劉真到任之後，先把被警備總司令部抓走的學生保釋出來，他認為這些被抓走的學生多是被共產黨煽動的，而真正的共產黨早就跑掉了。共產黨是在幕後策動學運的主謀，這些被抓的學生大多不是真正的共產黨，所以劉真把他們保出來了，但是當時參與學潮的學生太多了，有一些學生已逃到中國大陸、日本。後來劉真辦理學生學籍的重新登記，想回師院求學的學生必須重新登記學籍，以確定學生人數，因為在學潮發生後，有些學生已不想再繼續求學了。劉真說，陳主席本身也是師範學校畢業的，很愛護青年學生。¹⁰ 所以陳主席交待他，四六學潮最好不要變成流血事件，因為之前西南聯大學生鬧事，有很多人犧牲。劉真很快的重新登記要繼續上學的學生名單，大約三個星期後，師範學院的學生就恢復上課了。¹¹ 師院復課後，陳主席還特地到師範學院視察。劉真說，辦教育要為學生著想，當時陳誠主席要他接手處理臺灣省立師範學院的學潮，就是因為陳

委員，時任立法委員的劉真先生則受命為主任委員兼代院長。「整頓學風委員會」依據釐訂通過的「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學生學籍重行登記辦法」，以及「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學生甄審辦法」，於四月底即完成整飭使命，師院再度步上常軌。參見前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史增修訂編纂委員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史》，頁 5。

四月二十六日，學籍重行登記及甄審工作辦理完竣，二十七、二十八兩日重行註冊並換發新學生證，二十九日正式復課。參見前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史增修訂編纂委員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史》，頁 613。

⁸ 「初次看到本(師)院時，真不敢相信這樣一所亂七八糟的學校，竟是臺灣省中等學校師資培育的地方，校門只是兩堵黑黑的矮牆，和搖搖欲墜的圍拱，門旁掛了一塊黝黑的小木牌，上面寫了本(師)院的名號。」參見鄭高林，〈一年來的師院〉，《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院刊》，復刊號第十七期(民國三十九年五月十五日)，第四版。

⁹ 臺北高級中學的房地，後來都移交給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共移交校舍十七幢，土地計七三一六甲。參見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刊行，〈總務處工作報告摘要〉，《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院刊》，復刊號第十期(民國三十九年元旦)，第二版。

¹⁰ 陳誠早年因家境不好，原本唸浙江省立第十一中學，後轉入浙江省立第十一師範學校就讀。

¹¹ 四月二十六日，學籍重行登記及甄審工作辦理完竣，二十七、二十八兩日重行註冊並換發新學生證，二十九日正式復課。從四月六日到正式復課，約為三個星期。參見前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史增修訂編纂委員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史》，頁 613。

主席認為他在湖北省立師院當訓導長已有和學生相處的經驗，¹² 而且做人誠懇。劉真說要教育學生，就要把學生當成自己的子女，要愛他們，不要只是訓話，他提到他與學生相處的原則就是「愛護而不姑息，嚴格而不苛刻」。

劉真提出現在師大受外界的策動，說四六事件是白色恐怖，其實是他們不了解當時的情形。當時學生與憲兵、警察起衝突，憲兵、警察也被學生打，情況非常混亂，如果沒有迅速把學潮平定下來，會造成更嚴重的後果，可能就跟中國大陸一樣，引起更大規模的學潮或戰亂。當年就是共產黨帶頭鬧事，現在有些人說四六學潮是「白色恐怖」，把四六學潮事件拿出來炒作，這些人並沒有站在憲兵、警察的立場，憲兵、警察當時也被打得頭破血流，所以劉真覺得這些抗議的人立場並不公道。在當時混亂的情況下，憲兵、警察與學生雙方可能都有錯，而且加上共產黨的煽動，事情變得更加複雜。如果當時沒有好好處理，後來可能就沒有師大了。劉真提到，現在有些炒作四六學潮的人認為四六學潮之前，臺大與師大根本沒有民主、自由，但四六學潮是民國三十八年發生的，五十年前這些現在炒作四六學潮的人有些人根本還不懂事，他們不可能了解當時的情況。學生沒有認真唸書、沒有好好吸收知識，就不可能了解真正的民主自由，當時臺大與師院的學生沒有好好唸書，只是示威、遊行，這樣的行為並非真正的民主自由。

二、為師院禮聘優良師資

劉真認為教授與課程是大學教育的靈魂與骨幹，所以他當時想辦法要禮聘各方的師資到師範學院來任教。民國三十八年時中國大陸的局勢不穩定，許多有名的教授紛紛來臺，劉真只要在報紙上看到有好的教授來臺的消息，他就會前往該位教授的住處拜訪，並且邀請該位教授來師範學院任教。比如劉真在報紙上看到黃君璧¹³ 來臺灣的消息，馬上就去黃君璧泰順街的家中拜訪他。他們兩人本來並不認識，所以當劉真提出要請黃君璧來師院當藝術系的系主任時，黃君璧大為訝異，但是經過思考後，黃君璧答應了。

梁實秋來臺後，¹⁴ 住在中山北路，劉真請他來師範學院任英文系的系主任時，梁

¹² 抗戰時期劉真曾任湖北省立師範學院的訓導長，處理過學潮。參見黃守誠，《劉真傳》（臺北：三民書局，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頁 83。

¹³ 黃君璧(1898-1991)，名允瑄，字君璧，晚號君翁，廣東南海人。廣東公學校畢業，廣東市政府派赴日本考察藝術教育。曾任廣州市立美術專科學校教務主任，中山文化教育館、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等職。三十八年大陸動亂，他由香港來臺。劉真先生時為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院長，獲悉黃君璧先生抵臺消息，專誠前往泰順街他的臨時寓所拜訪，邀請他擔任師院美術系主任。他在師院、師大擔任藝術系主任二十幾年。參見劉真珍存、方祖燊編註，《當代名人書札》（臺北：正中書局，一九九九年六月臺初版），頁 134。

¹⁴ 梁實秋(1901-1987)，原名治華，字實秋。北平市人，民國十二年清華學校(即留美預備學校)畢業後，赴美入美科羅拉多大學英文系四年級，之後入哈佛大學研究院。民國十五年曾任東南大學文科教授，又在上海與胡適、徐志摩、葉公超等創辦新月書店，並編新月雜誌。十七年任青島大學外文系主任兼圖書館館長，二十三年任北大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二十八年入蜀，任國立編譯館教科書組主任，之後返回北平，任北大及師大教授。三十七年至廣州任中山大學外文系教授。三十八年七月由廣州來臺，劉真聘他為師院英文系主任，民國四十四年師院改制為師大，出任文學院

實秋也感到很詫異，因為之前他們並不認識，但因劉真的誠意，梁實秋同意了。後來梁實秋成為劉真很好的朋友，梁實秋去世時，他的後事是劉真幫忙處理的。劉真說他和梁實秋曾多次通信，這些信函目前都已收入他近來發表的新書《當代名人書札》。

接著劉真又提及藝術家溥心畬。劉真說溥心畬(溥儒)剛來臺灣時，在中央黨部開會，當時他去請溥心畬來師院教書，溥心畬提出一個堅持——他絕不用「中華民國」這個國號，因為他是溥家的人。劉真知道溥心畬和末代皇帝溥儀是同一輩的皇族，他可以體諒溥先生的心情所以他同意了溥心畬的要求。溥心畬在藝術上的造詣很深，教書很認真，在師院頗受學生歡迎。劉真回憶道有一次溥心畬來師院上課，卻發現教室空無一人，於是溥心畬去問劉真原因，原來是當時臺灣實施了「夏令時間」，也就是把夏天的時間提前了一個小時，而溥心畬不清楚「夏令時間」，所以搞錯了。後來劉真跟教務處講，溥先生的上課時間就不要更改，依照他原來的時間。劉真覺得這樣做是尊師，他認為學校是為老師服務的，老師不方便，就應該尊重老師的意思。從此溥心畬就不用煩惱上課時間的問題了，他可以把所有的心力都用在鑽研他的藝術領域。溥心畬的國畫，書法都很受人推崇，被認為是一代大師。

另外劉真延聘的到師院任教的師資還有陳大齊¹⁵、楊亮功¹⁶、劉季洪¹⁷、陳可忠¹⁸、溥心畬¹⁹、沙學浚²⁰等，這些都是當時有名的教授，因為有這些認真的教授，

院長兼英語系主任，四十五年又兼任英語研究所所長。劉真調任臺灣省教育廳長之後，他即不再擔任師大的行政職務。參見前揭劉真珍存、方祖燊編註，《當代名人書札》，頁39。

¹⁵ 陳大齊(1887-1983)，字百年，浙江海鹽人，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畢業，並在德國柏林大學研究一年。歷任國立北京大學教務長、代理校長、考試院祕書長、考試院考選委員會委員長。民國三十八年應劉真之聘，任教育系教授，兩年後改任臺灣大學專任教授，仍在師院兼課。民國四十三年國立政治大學在臺復校，任第一任校長。參見前揭劉真珍存、方祖燊編註，《當代名人書札》，頁2。

¹⁶ 楊亮功(1895-1992)，原名保銘，字亮功，安徽巢縣柘皋鎮人。因家學淵源，民國四年考進北京大學，九年出任省立安慶第一中學校長。十一年公費留美，先後就讀史丹佛、哥倫比亞、紐約三所大學，專攻教育學，分獲碩士、博士學位。十九年任安徽大學校長，二十年任北大教授兼教育系主任。民國二十二年為監察委員，民國三十四年調任為新設置的閩臺監察史，曾調查二二八事件。民國三十七年回皖任安徽大學校長，三十八年來臺劉真聘為師院教育系主任，任監察院祕書長後，仍留師院、師大為兼任教授。參見前揭劉真珍存、方祖燊編註，《當代名人書札》，頁105。

¹⁷ 劉季洪(1904-1989)，江蘇豐縣人，原名鐘。北京高等師範大學畢業，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教育碩士，又轉至哥倫比亞大學從杜威研修教育哲學，並在英國牛津大學研究英國教育。歷任河南大學、西北大學校長，民國三十八年來臺，住在和平西路，劉真聘為教育系主任，接任楊亮功先生之職。四十八年為政治大學校長。參見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刊行，《教授陣容一斑》《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院刊》，復刊號第六期(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一日)，第四版。

¹⁸ 陳可忠(1899-1992)，福建閩侯人，美國耶魯大學理學院學士，芝加哥大學化學碩士、博士，歷任國立編譯館館長、國立中山大學校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理學院院長、國立清華大學校長。參見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刊行，《新聘教授誌續》，《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院刊》，復刊號第七期(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第四版。

¹⁹ 美術大師萃集本(師)院，溥心畬、張大千同時應聘講學。參見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刊行，《藝壇盛事》，《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院刊》，復刊號第八期(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一日)，第四版。溥儒(1896-1963)，字心畬，河北宛平人，清恭親王之後，是現代著名的舊詩人、畫家、書法家。二十七歲得德國柏

所以當年師院的學風不錯。劉真說當時請這些教授純粹是為學生著想，為了提昇師院的讀書風氣，可是現在很多系主任或校長聘請教授卻是在拉關係。而且現在的政治風氣被帶到校園，選舉時教授、學生都受到影響，沒有專心在學問上。他認為教育界應該要清高，學術必須要獨立，不應該有這樣的情形。

師院教授名單發表之後，《中華日報》社長盧冠群提醒劉真那些大牌教授並不好侍候。但劉真說：「愈是好的教授，愈好相處；愈是不好的教授，才不好相處。真正有學問的教授是不會惹事的。」如果教授本身的修養好，其實很好相處，因為他們都專心在自己的學術領域。

三、擴充校地與興建學生宿舍

劉真接掌師院第三天，在巡視校區過後，他覺得師院校地太小，以後即使有經費也無法發展，所以他認為擴大校地是第一要務。經過他仔細研究，他發現師院對面有一塊土地都是稻田，只有少數幾間民房，收購應該不困難。於是他帶著地籍圖去找陳誠主席，希望能取得這片土地以擴大師院校地。陳主席了解情形後，同意把這塊地原則照撥給師範學院，但是要劉真去辦理相關的手續。²¹ 劉真接任師院院長沒多久，就為師院爭取到一塊新校地，可見他辦事很有效率。那塊地就是現在師範大學圖書館的那一塊地，目前還有綜合大樓、教育大樓、工教大樓，以及特教中心等。另外，劉真去當教育廳長之前，他已爭取到當時臺北監獄那塊地，本來要撥給師院做為教育學院的，但是劉真離開師大去當教育廳長後，之後的師大校長沒有積極去爭取，那塊地竟然讓政治大學、淡江大學各爭取了一部份。那塊地就是現在政大公企中心，以及淡江大學城區部那裏。本來劉真已經快為師大爭取到那塊地了，卻又失之交臂，真是可惜。

此外，雖然師院的學潮已經平息，但當時學生精神散漫，學習態度不佳，劉真經過仔細觀察之後，發現關鍵在於學生散居在校外，下課後就不見人影，師院學生之間根本沒有凝聚力，所以劉真認為應先解決學生的住宿問題，讓學生都住校，並要求學生早起

林大學博士學位，三十三歲任日本京都大學教授，三十八年來臺，劉真聘為臺灣省立師範學院藝術系教授。參見前揭劉真珍存、方祖桑編註，《當代名人書札》，頁 29。

²⁰ 沙學浚，教授兼史地系主任兼教務主任。江蘇泰縣人，中央大學教育學士，德國柏林大學博士，歷任中山大學、復旦大學史地系主任，中央大學訓導長。參見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刊行，〈新聘教授多人，陸續到校授課〉，《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院刊》，復刊號第一期(民國三十八年六月六日)，第四版。

²¹ 推廣校址：本(師)院原有校址過於狹隘，現計劃添建音樂館、藝術館、圖書館、附屬小學，暨教職員宿舍，亟須適宜地址。現已呈奉主席核准撥用本(師)院對面地皮，作為上項各種建築之用，刻正向臺北市府辦理撥用地皮手續。參見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刊行，〈總務處工作報告摘要〉，《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院刊》，復刊號第十期(民國三十九年元旦)，第二、三版。辦理征收本(師)院對面私有土地，此項土地現經奉省府報請行政院核准征收，并由臺北市府辦理征收手續，計面積一二九一八甲，須俟省府將征購價款及補償金撥發清償後始得正式使用，該項款項已造具預算報請核發。參見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刊行，〈總務處工作報告〉，《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院刊》，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期合刊(民國四十年十二月十五日)，第二版。

參加升旗、朝會。學生儘量住宿舍，彼此多加認識，可以增加師院學生的凝聚力，因此劉真蓋了學生宿舍，男生、女生都有。劉真主張女生宿舍要蓋在校園內，因為女生宿舍如果散在校園外，則女學生的安全堪慮，²² 所以他把日據時代的七星寮改成女生宿舍，位置就在現在臺灣師大的保健室那裏。除此之外，他又在師院附近興建男生宿舍。²³ 不過，師大現在的宿舍都是後來重新蓋過的，舊的都被拆掉了。

那時朱家驊先生曾問劉真為什麼要蓋宿舍讓學生住校，朱家驊先生覺得大學生集體住校容易聚在一起鬧事，而且當時學潮又剛過不久。但是劉真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學生如散居在外，又和師長接觸不多，反而容易被中共的職業學生煽動。如果能讓學生住校，由學校照顧學生的飲食起居，安定學生的生活，並實施生活教育訓練，那麼學生對學校有向心力，師生相處沒有隔閡，學校就不容易發生抗爭事件。²⁴

當時師院的學生大多睡得很晚，常常睡到八、九點才起床，所以師院的餐廳只好配合學生，把早餐供應的時間延長至九點，還有些學生甚至會睡到延誤上課的時間，劉真見此情形乃思大力改革。可見當時師院缺乏蓬勃的朝氣，這使得師院難以進步。劉真認為師範學院的學生和其他學校的學生不同，因為師院的學生將來要為人師表，必須要有好的生活習慣，所以身心都須受嚴格的訓練。因此劉真當時規定住校生每天都要參加朝會、升旗，²⁵ 不住校的學生只要每星期一來參加升旗並聽他精神講話，²⁶ 違反規定者就要接受處罰。²⁷ 升旗典禮第一次舉行前，訓導主任擔心學生不願意參加，但是劉真堅定的說：即使學生不來參加升旗典禮，他也會一個人來參加。劉真當時提出興建男、女學生宿舍，要求學生集體住宿是為了增進學生彼此的認識。另外，實施生活教育，要求學生早上參加朝會、升旗，是為了提振學生萎靡的生活習性。剛開始學生對此規定難免有抱怨，但了解劉真的用意，加上師院的學風逐漸出現新氣象後，學生便不再反對了。且當時劉真以身作則，每天早上的升旗、早操他一定準時參加，他說他要求學生做到的，

²² 女生宿舍距離本(師)院較遠，往返有所不便，八月間將溫州街女生宿舍改為有眷屬教職員宿舍，將院內七星寮南部房屋修理後，改為女生宿舍。參見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刊行，〈總務工作報告摘要〉，《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院刊》，復刊號第十期(民國三十九年元旦)，第二版。

²³ 在七星寮西新建教室一座及男生宿舍兩座(計六十八間)，係委託公共工程局設計招標，現已開工。參見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刊行，〈新建教室〉，《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院刊》，復刊號第三期(民國三十八年九月十一日)，第三版。

²⁴ 為整飭生活紀律，舉行升旗早操，實施導師制度。參見劉真，〈我在師範學院服務的一個基本態度——一切為青年〉，《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院刊》，復刊號第五期(民國三十八年十月十五日)，第二版。

²⁵ 當時的作息時間基準表：六時五十分一升旗預備，七時一升旗。參見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刊行，〈新生入學訓練專號〉，《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院刊》，復刊號第四期(民國三十八年九月)，第三版。

²⁶ 為加強學生生活管理，特訂定升降旗早操集會辦法：每星期一之升降旗全院學生均須出席，星期二至星期六之升降旗及早操，走讀學生暫免參加。參見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刊行，〈加強學生生活管理〉，《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院刊》，第三十一期(民國四十年四月十五日)，第四版。

²⁷ 本(師)院對學生參加升旗典禮一事甚為重視，經院務會議決議，凡無故缺席三次者警告一次，六次者警告二次，九次者記大過一次。參見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刊行，〈處分升旗缺席學生〉，《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院刊》，復刊號第二期(民國三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第二版。

自己一定會先做到。若是遇到下雨，升旗、早操就停止，劉真會利用這個機會到各個寢室去查看，增進師生之間的溝通。

四、師生一體，全校一家

當時劉真為了要讓師院早點上軌道，他每天一定都在學校辦公室，連寒暑假期間，他也會去學校。²⁸ 而且劉真為了改變以前的校長即權威的觀念，他告訴學生和學校教職員，如果他們要來見院長，隨時可以到院長室，不用經過層層通報。

前政治大學教育系主任黃炳煌，是師院的畢業生，他告訴劉真：「以前他在師院唸書時，有一次到院長室來找劉真，劉真請他坐下說話，這件事對他的影響很大。因為在那個年代，教師和學生說話，學生總是站著，從來沒有一個老師這麼尊重學生。」他說他後來和學生相處也抱持同樣的理念。

楊英風在師院唸藝術系時，有一天去找劉真，他對劉真說，第六校舍有一間房間是空著的，他學雕塑須要較大的空間，希望能借用這間校舍，劉真同意了楊英風的請求。但因為那是師院教授的宿舍，且當時蘇雪林、孫多慈等教授都住在那裏，總務長認為借給學生使用頗為不妥，所以他去請示劉真的意見。劉真告訴總務長辦學以學生為主，學生如果有需要而我們又做得到，沒有理由拒絕，況且學校並非政府機關，任何事要酌情處理，辦學的目的即是在作育英才，所以不該拘泥於成規，因此楊英風順利借到了這間房間。

楊英風很有才華，他畢業之後設計了臺北新公園陳納德將軍的銅像，因年輕就大放異彩，還引起老一輩藝術家的嫉妒。不過他畢業之後，除了曾在復興工職實習，有一段時間找不到工作。之後，他知道日月潭要蓋教師會館，建議時任教育廳長的劉真在教師會館的建築加入浮雕，劉真認為可以試試看，故要求他先設計模型給教育廳各科長看。但是教育廳各科長看到楊英風設計的模型後，認為臺灣民風淳樸，裸體浮雕的設計並不合適，且擔心老總統會反對，不過劉真覺得楊英風的設計不錯，所以就採用了楊英風的浮雕設計。楊英風因為日月潭的雕塑做得很好，從此聲名大噪。後來他又去義大利深造，知名度越來越高，不過他現在已經去世了。劉真認為對學生一定要有愛心，要盡量幫助他們，這樣才能作育英才。

五、加強學生語文能力

八十八年七月師大舉辦新舊校長交接典禮，由教育部長楊朝祥負責監交，²⁹ 那天他們特別請劉真去參加並發表談話。劉真說他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十日，就到臺灣省立師

²⁸ 我們大家常常看到，每晚在七、八點鐘以後，他還在校裏處理要公。他整個的時間和精力，都奉獻給學校，節使在年除夕，他也在學校裏與同學們同度年關。參見前揭鄭高林，〈一年來的師院〉。

²⁹ 簡茂發教授於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七日出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第十任校長，交接典禮在綜合大樓五樓國際會議廳舉行，教育部長楊朝祥親臨監交。參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大校刊》，第三一四期(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頁 182。

範學院就任院長，距現在已經有五十年又三個月了，很少有大學校長在五十年後，還能來同一個學校看新舊校長交接。因為這必須要有兩個條件，一個條件是當年當校長時年紀很輕，第二個是壽命要很長，否則哪有可能在五十年之後，還可以參加自己以前學校的新舊校長交接，他們聽了很感動，也覺得很有道理。劉真當時還特別跟師大新任校長簡茂發講，當校長絕對不能討好學生，但要有長遠的眼光，學生日後才會感謝你。劉真舉了個例子來講，他說他到師範學院之後，最重視的是語文教育，當時基本國文本來只要修一年，可是他又加了一年，變成二年，二年都要唸基本國文，因為民國三十八年時學生的國文程度實在太差了。同時他又規定學生要唸《四書》，而且每一學期舉辦全校的國文、英文測驗，不及格的要補考，一定要通過測驗才能畢業，³⁰ 因為劉真的嚴格要求，所以以前師院畢業的學生語文程度都相當不錯，全校學生的語文能力大大的提昇了。

當時有許多臺灣省立師院、臺灣師大的學生，因為國文底子很好，還沒畢業就考上高考，因為考高考時，國文能力是最重要的。當年劉真對國文程度、能力的嚴格要求，學生也曾抱怨，但出社會後，他們多能了解劉真的用心了。劉真認為校長要站在學生立場辦教育，但是不能一味討好學生，對學生該要求的就要要求，這樣學生才會有好的能力，才能為國家培養人才。

劉真認為國文、英文是學習各種知識工具，所以當時他加強國文、英文的教學，他要求國文系的學生除了國文能力要好，也要讀英文，而其他科系的學生國文程度也要有一定的水準。國文是學習的工具，國文不好，其他學科就沒有辦法學得很好，而且師大的學生以後要為人師表，如果表達能力不佳，根本無法把學生教好。不過劉真也提到，他發現現在的教授和以前不同了，有很多教授的國文程度都很差，連公文都要別人代寫，而學生的國文能力更是普遍低落。劉真回憶自己二十幾歲就出書，³¹ 求學時代就可以投稿賺取生活費用，那是因為他自己很重視國文。他說：「國文程度好，文章可以自己寫，不用請祕書寫，也不用拜託別人，可是現在有很多部長，連寫信文字都不通順。我當師院、師大校長時，特別加強國語文的訓練，因為我覺得國文很重要。」

六、校慶和校訓

劉真又說，師院以前根本不像個正式的學校，連校慶都沒有，幾乎每個學校都有校慶，但師院卻沒有人知道校慶的日期，也沒有人知道學校正式成立的時間。他認為這樣不行，後來去查了許多資料，才訂六月五日為師院的校慶。

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民國三十五年就成立了，民國三十八年劉真到省立師範學院當院

³⁰ 師院學生之國英標準考試必須及格，如不及格假期返院補考。畢業考試委員會決議國文、英文二科標準考試未及格之學生暫准參加畢業考試，惟須於寒假內回院補考一次，如仍不及格，再須於隔年暑假內回院補考一次，俟補考及格後，始可頒給畢業證書。參見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刊行，〈畢業考試委員會決議要案十項〉，《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院刊》，復刊號第二期（民國三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第一版。

³¹ 劉真在二十二歲時翻譯《新式測驗編造法》一書，並由趙廷為教授與他共同具名，在上海開明書

長時，它已經成立三年了，可是問起同事師院正式成立的日期，竟然沒有人知道。³² 後來劉真找到一位最早到學校服務的呂士祿先生，找出有關本校設立經過的全部文件，並向省政府調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的檔案，經過詳細的考證和研究，最後決定以六月五日為師院的成立紀念日。³³ 民國四十年六月五日，師院已經成立第五年了，才舉辦第一次的校慶慶祝活動。³⁴ 以後師院改制為大學後，仍然以這一天為校慶的日期。

當時劉真又訂了師大的校訓一誠正勤樸，³⁵ 訂這個校訓就是要倡導人文教育。劉真認為誠意正心是中華文化的本源，勤樸則是我們生活的原則。生活要儉樸，才不會貪污，劉真說他一件衣服，可以穿一、二十年，只要沒有破損就不會浪費。他覺得以前的人較勤樸，不像現在的人太注重物質享受，結果到處都有人貪污，使得社會風氣變得很糟。劉真說，民國三十八年他來臺灣時，臺灣的秩序比現在好，現在的社會雖然比以前自由，卻沒有秩序，偷搶的事件愈來愈多，犯罪率也不斷提高，電視新聞每天都有相關報導，看了就讓人難過。

劉真曾經在師院的院刊解釋過校訓的意思。「誠」就是不虛偽、不欺妄，凡事能做到始終如一，擇善固執。「正」就是不偏私、不枉曲，凡事能做到光明正大、貞固剛毅。「勤」就是不怠惰、不因循，凡事能做到自強不息、鍥而不捨。「樸」就是不奢侈、不浮華，凡事能做到質樸無華。他說如果大家都能做到師大校訓的精神，學校才能有好的學風，國家的教育才有希望。

七、教師節的訂定

以前的教師節是八月二十七日，³⁶ 民國三十九年劉真主持全校的教師節慶祝活動，因為當時是暑假，沒有多少人參加。中國人是講尊師重道的，可是這麼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卻沒有學生參與慶祝活動，身為教師的人參加意願也低落，完全失去了教師節訂定

店出版。參見前揭黃守誠，《劉真傳》，頁30。

³² 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三十八學年度學校曆沒有校慶的日期，只訂九月二十八日為師院成立三週年紀念日，懸旗誌慶，集會紀念，放假。參見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刊行，〈本校三十八學年度學校曆〉，《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院刊》，復刊號第六期(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一日)，第三版。

³³ 經查證後，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係於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奉令籌備，至六月五日始正式成立，啟用關防。參見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刊行，〈確定校慶日期〉，《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院刊》，第三十四期校慶專刊(民國四十年六月五日)，第一版。

³⁴ 本(師)院校慶，前經本(師)院第二次行政會議查案決定為六月五日，並經呈報教育廳核備在案，至本年六月五日，適屆本校成立五週年，究應如何籌備紀念，請討論案。參見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刊行，〈討論籌備校慶〉，《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院刊》，第三十一期(民國四十年四月十五日)，第一版。

³⁵ 參見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刊行，〈誠正勤樸的意義〉，《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院刊》，第四十二期、第四十三期、第四十四期合刊(民國四十一年三月十五日)，第二版。

³⁶ 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三十八學年度學校曆訂八月二十七日為先師孔子誕辰紀念日暨教師節，懸旗慶祝，放假。參見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刊行，〈本校三十八學年度學校曆〉，《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院刊》，復刊號第六期(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一日)，第三版。

的意義。

恰巧那時有一位對曆法有研究的國文系教授程發軔³⁷ 在場，他認為政府於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公布國曆八月二十七日為孔子誕辰，又於民國三十二年十月一日據此定孔子誕辰為教師節是錯誤的，據他的考證孔子誕辰應為九月二十八日才對。³⁸ 於是劉真請程發軔、黃建中幾位教授草擬一份建議書，他以師院院長的身份向中央建議改正孔子誕辰的日期，教育部認為此事很重要，後來將此建議轉報行政院，行政院請董作賓、高平子等諸位對曆法有研究的專家研究，大家都認為程發軔教授的考證是正確的。遂於行政院二五二次院會通過，在民國四十一年公佈以國曆九月二十八日為孔子誕辰及教師節。³⁹ 教師節慶祝活動改在開學後隆重慶祝，這對全國的教師來講是很重要的，因為原來的教師節在暑假，根本不受重視，改了之後，學生至少在這一天還會想到老師的辛勞。對於全國的教師來說，這個感覺很深刻。劉真覺得這樣可以發揮尊師重道的精神，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八、興建圖書館

師範學院本來沒有圖書館，只有在二樓有一些圖書，有些老師買了一些書，拿到那裏放而已，根本沒有正式的圖書館。一個高等學校沒有圖書館，是很奇怪的。當時所有的書都放在普通教室內，但是圖書館是一個學校的靈魂，沒有圖書館，學生就沒有好的讀書風氣，所以劉真認為圖書館一定要蓋。可是當時環境很艱困，政府沒有錢可以補助師院蓋圖書館，所以劉真就發動募捐，臺北市銀行公會捐了一些，學校教職員捐了一部份，因為經費還是不足，所以他決定分階段興建圖書館，先蓋中間這一部份，再完成其他部份。在經濟拮据之下，師院的圖書館分三年蓋好了，圖書館落成的時候，考古學家李濟來參加落成典禮，他對劉真說，他覺得師院的圖書館是當時臺北市最好的圖書館。圖書館對一個高等教育學府真的重要，它會影響學生的學習風氣，找書、看書方便，學生才會用功。

劉真去美國考察的那一年，在美國曾與胡適、梅貽琦會面，當時劉真提到師院缺少圖書館，又沒有經費興建，梅貽琦在了解情形後，主動由清華大學校友基金捐了 5000 美元給師院，⁴⁰ 劉真又為師大圖書館爭取到一部份補助，可見不論到哪裏，劉真心裏

³⁷ 程發軔，國文系教授兼代總務主任，湖北大冶人，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參見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刊行，〈教授陣容一斑〉，《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院刊》，復刊號第六期(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一日)，第四版。

³⁸ 參見程發軔，〈考證孔子誕辰的經過〉，《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院刊》，第四十九期(民國四十一年十月五日)，第十一版。

³⁹ 在新的行事曆中，教師節已改為九月二十八日。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四十學年度行事曆，訂九月二十八日為先師孔子誕辰紀念日暨教師節，懸旗慶祝並放假。參見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刊行，〈本校四十學年度行事曆〉，《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院刊》，第四十九期(民國四十一年十月五日)，第八版。

⁴⁰ 民國四十二年，劉真奉派赴美研究考察一年，他當時曾訪清華大學董事會，要求對臺灣省立師範學院興建圖書館給予協助，後來梅貽琦回信給劉真。內容是：「真兄校長惠鑒：……，貴校新圖書館落成之後需要添置西書，清華方面願以五千元撥作此項用途，為使早得進行計，請即由尊處

都估記著師大。為了要蓋好師院的圖書館，劉真旅美期間很注意美國大學的圖書館的設計建築與管理方式，耶魯、哈佛、普林斯敦等學校的圖書館，他都曾仔細參觀過。如果當時不是採用分階段蓋圖書館的方式，一定要有充裕的經費才要蓋圖書館，師大可能要拖很久才能有圖書館。

九、舉辦文史講座

為了培養師院學生的學術研究風氣與人文氣息，劉真主張推行人文教育，當時師院成立了人文學社。人文學社先出版「人文學刊」，並舉辦學術演講，請牟宗三先生主講「五四運動的兩個線索」，接著由牟宗三先生主持的「人文研習會」，即「人文講座」，開始奠定「人文學社」的基礎。後來人文學社正式成立，目標在影響師院的學風，重振儒家的人文精神，並對人文思想的內涵做深入的探究。

為了進一步推廣人文思想，發揮社會教育的功能，人文學社又舉辦中華歷史故事的演講，⁴¹請作家瓊瑤的父親陳致平教授擔任主講人，於每星期五晚上，從六點在師院的禮堂講述，以增進青年對國家歷史的了解，提高一般人對於民族國家的熱愛。之後又於每星期日早上八點至十點，請潘重規教授主講四書五經，定名為「國學講座」。當時有少數人認為這是「時代的逆流」，新生報還刊載「青年須要讀經嗎？」，起社會各界人士的討論，但是劉真覺得時代雖然在進步，而為學做人的基本道理是不變的。

當時來師院聽演講的聽眾有師院的學生，有社會人士，有臺北近郊的軍人，有白髮的老先生，也有十幾歲的小學生，可見師院當時推廣人文思想很成功，充份發揮社會教育的功能。這個講座後來還有廣播，也出了錄音帶。劉真說：「科技可以改善人類的物質生活，但是不好的思想卻足以毀滅地球。現代社會的不安定、不平衡，就是大家忽略人文教育的結果。」

十、離開師大，就任臺灣省教育廳長

民國四十六年省政府改組，周至柔擔任省政府主席，劉真說：「當時的教育部長張其昀先打電話告訴我，可能會要我去接教育廳長一職。我當時很懷疑，因為我從沒想過這件事，也沒想到要去接教育廳長的工作，張其昀說這是總統(蔣中正)的意思。我當時表明我個人的興趣與意願，我要留在師大當校長，不要去當教育廳長。」但是中常會開會後，還是決定要劉真去當教育廳長，蔣總統還召見劉真，他對劉真說：「教育廳長比師大校長重要，做校長只管一個學校的教育，當教育廳長則是管全省的教育。」所以劉真只好離開師大，於民國四十六年八月十六日在南投的中興新村宣誓就職。

通知貴校開列書單，寄至琦處，再轉交華美社訂購。」參見前揭劉真珍存、方祖燊編註，《當代名人書札》，頁102-103。

⁴¹ 關於舉辦中國歷史故事講話及中國民族哲學講座，正分別辦理中，并自十一月三十日起開始。參見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刊行，〈訓導處報告〉，《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院刊》，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期合刊(民國四十年十二月十五日)，第二版。